

一九四九的別離



汽笛聲悲傷響起，
沒能趕上火車的我，
只能看著媽媽伸出的手越離越遠。
即使沿街要飯、被賣去當下人，
每天吃不飽、還常常被打，
我都一定要找到媽媽！

葉明山◎著

勵志書房47

一九四九的別離

(淚的小花修訂本)



葉明山◎著

一九四九的別離

(淚的小花修訂本)

作者◎葉明山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一九四九的別離 / 葉明山作。—初版—

台北市：福地，2010.3

面：公分——（勵志書房；47）

ISBN: 978-986-6725-73-9 (平裝)

859.6

99001556

●負責人：楊玉清

●總編輯：徐月娟

●主編：趙培玲

●責任編輯：黃采蘋、楊蕙芳

●設計製作：游蕙月

●出版者：福地出版社

●地址：台北市10088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100號十樓之三

●電話：(02)2362-9066

●傳真：(02)2362-9069

●出版資訊網：www.winfofortune.com.tw

E-mail：yuchin.yang@mxa.hinet.net

●總經銷：商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●地址：235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七五二號七樓

●電話：(02)223-8841

●傳真：(02)223-6139

●新馬總代理：藝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

●新加坡：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Pte Ltd.

20, Old Toh Tuck Road, Singapore 697655

TEL：65-6462-6141 FAX：(65)-9460-4049

馬來西亞：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(M) Sdn. Bhd.

No. 8, Jalan 7/11B, Desa Tun Razak,

56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
TEL：603-9179-6333 FAX：603-9179-6060

●定價：新台幣二〇〇元

本著作保留所有權利，欲利用本書部分或全部內容者，須徵求福地出版社同意並書面授權。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均不得擅自重印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一經查獲，必
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吃一碗安樂飯

一九四九年，對中國人來說，是晦暗悲哀的年代。

漫天烽火，遍地狼煙，砲火無情的翻轉著神州上一寸寸原本該養育萬物的土壤。衣食足，天倫樂，安穩一覺到天明的生活，有如天邊一樣的遙遠。

剛贏得二次大戰的國民黨，才不過四年不到的時間，原本據守的江山，就被共軍如秋風掃落葉般的席捲，眼見兵敗如山倒，戰況吃緊，他們只好慌忙的逃離。而對著他們殺紅了眼的，是說著同樣語言，流著同樣血液的炎黃子孫。

剛結束被日本人統治的台灣，人民原本滿懷回歸祖國的興奮之情，卻被二二八事件當頭澆息，且物資缺乏，民生凋弊，而踐踏他們的，也是流著同樣血液的炎黃





子孫。憂憤恐懼，是活在台灣這個島上大多數子民的内心寫照。

這是一個迷惘恐懼的年代，政府在恐懼，百姓也在恐懼，每個人都在恐懼會不會今天看到的人，就是明天的敵人。

在這個年代，故事特別多，但活在這些故事裡的人，每個人的要求都很簡單，只不過是想吃一碗安樂飯，卻不知，這一口飯這麼難得。



目 錄

作者序	吃一碗安樂飯
第一章	只剩一角的照片
第二章	被迫流浪到台北
第三章	誤信人口販子
第四章	快逃！
第五章	打聽到媽媽的消息
第六章	大姊頭走了！
第七章	柳暗花明
第八章	媽媽的眼淚
第九章	有媽媽的地方就是天堂
193	177
161	129
109	81
51	35
5	2



勵志書房47

→九四九的別離

(淚的小花修訂本)

葉明山◎著

吃一碗安樂飯

一九四九年，對中國人來說，是晦暗悲哀的年代。

漫天烽火，遍地狼煙，砲火無情的翻轉著神州上一寸寸原本該養育萬物的土壤。衣食足，天倫樂，安穩一覺到天明的生活，有如天邊一樣的遙遠。

剛贏得二次大戰的國民黨，才不過四年不到的時間，原本據守的江山，就被共軍如秋風掃落葉般的席捲，眼見兵敗如山倒，戰況吃緊，他們只好慌忙的逃離。而對著他們殺紅了眼的，是說著同樣語言，流著同樣血液的炎黃子孫。

剛結束被日本人統治的台灣，人民原本滿懷回歸祖國的興奮之情，卻被二二八事件當頭澆息，且物資缺乏，民生凋弊，而踐踏他們的，也是流著同樣血液的炎黃





子孫。憂憤恐懼，是活在台灣這個島上大多數子民的内心寫照。

這是一個迷惘恐懼的年代，政府在恐懼，百姓也在恐懼，每個人都在恐懼會不會今天看到的人，就是明天的敵人。

在這個年代，故事特別多，但活在這些故事裡的人，每個人的要求都很簡單，只不過是想吃一碗安樂飯，卻不知，這一口飯這麼難得。



目 錄

作者序	吃一碗安樂飯
第一章	只剩一角的照片
第二章	被迫流浪到台北
第三章	誤信人口販子
第四章	快逃！
第五章	打聽到媽媽的消息
第六章	大姊頭走了！
第七章	柳暗花明
第八章	媽媽的眼淚
第九章	有媽媽的地方就是天堂
193	177
161	129
109	81
51	35
5	2





第一章 >

只剩一角的照片

民國三十八年晚春。

基隆港邊，白霧縹渺，把這個雨都罩在一片深不見底的迷霧中。天剛亮，這個北台灣的第一大港，還靜靜的睡著，一直到突如其来的一聲吼嘯，劃破原有的寧靜……

「麥走！死囝仔甫！敢偷恁爸A米加！」（台語：別走，死小孩，敢偷我的東西！）

「后哇，抓到你就知死！」（台語：好啊，抓到你你就知道死了！）

一陣急促的木屐聲，從濃濃的霧裡傳來，大霧滿滿的掩蓋住雨都裡的大街小巷，把街道染成一片白茫，讓空氣裡、泥地、石磚地和矮矮的磚房上，都沾上一層黏黏的溼。

「死囉仔！酸卡緊，一眨眼就走無去！」（台語：死小孩，逃這麼快，一眨眼就跑不見了！）

「大家分頭找找看，這次絕對不能讓這個死囉仔酸去！」（台語：大家分頭找找看，這次絕不能讓這個死小孩逃走！）

「沒找到，恁爸就不是郎！」（台語：沒找到，我就不是人！）





眾人的聲音漸漸遠去，一陣鹹鹹的海風吹開了霧，一間小茅屋在退開的霧裡顯現，感覺像是飄了出來一般。茅屋的泥牆角邊，枯木圍欄下，一張又髒又瘦的小臉從霧裡探出頭來，是個小男孩，他光著腳板，衣著破爛，手上、腳上和臉上都布滿細細長長的傷痕，有的已經結痂，有的則好像才被劃開，紅紅的血絲正從中一點、一點的滲了出來。

在他又溼又髒且糾結不清的頭髮上，還有兩隻蒼蠅不住的繞著頭髮中央的一顆臭頭瘡（頭癬）飛舞著。但他似乎無暇去注意這些小事，只是兩手緊緊抱懷，一對大眼像港邊的燈塔一般，不停的向四方掃著。在他專心顧盼時，兩條又黃又濃的鼻涕正慢慢的從他紅紫的小鼻頭底流下來，小男孩一伸舌，隨即將兩條黃龍舔進嘴裡。

他見四方安靜無聲，便小心翼翼的站起身來，環顧左右，兩手則依然抱懷，接著抬腳跨上枯木圍欄，小小身影隨即又被重重的濃霧掩蓋，只聽見從霧裡傳來一聲「唏——」的吸鼻涕聲之後，一切好似又歸於平靜。但就在此時，突然一個清脆的「垮拉！」聲劃破迷霧，接著傳來的一聲「哎喲！」更像打雷一般震撼晨空，在一個重重摔落地的聲音之後，此起彼落的木屐聲與吼聲又從四面八方傳了來。

「在那裡！賣后伊走去！」（台語：在那裡！別讓他跑走！）

「X！看你還走丟位去！」（台語：X！看你還跑去哪！）

「怕后你死！」（台語：打死你！）

「看你還敢不敢偷東西！」

霧稍散，從霧中隱隱約約看到小男孩被抓住的身影，但馬上就又被白霧蓋住，接著一陣兵鈴兵啷的歐打聲夾雜著刻薄的咒罵字語，從霧裡傳了開來。聲音正熱鬧著呢，卻突見一個包子不甘寂寞的滾出霧中，在溼溼的泥地裡翻滾著，但很快的就有一隻黧黑的小手伸出霧中，把包子撿了回去。好一陣子之後，聲音漸漸散去，霧……依舊遲遲不散。

「啵——」

宏亮的汽笛聲在基隆港內響了起來，汽笛聲之後，一艘大船隨之從霧中浮現，偌大的船身在港內破霧前行。此時，在遠遠的山頭上，一對紅腫的小眼睛正靜靜的看著大船入港。這對眼睛的主人正是剛才那個小男孩，只是此刻的他半躺在石塊上，眉頭上破了一道好大的傷口，臉頰也多了幾個青青紫紫的腫包，而頭上的臭頭





瘡也被打得淌出膿血來。

「嗯……又有船從唐山來了。」

從山頭上往下看，船似乎沒怎麼動的樣子，過了好久，才前進一點點兒。小男孩用無力的眼光看著緩緩進港的輪船，手則是有氣沒力的往懷中撈去，一不小心，他的小腿動了一下，引來了一陣狠狠的抽搐，看來剛才他被打得不輕。

「嘶——噴噴噴……」小男孩看了看腿，小腿肚上顯現出一大片染著髒血的瘀青，他憤憤的說：「巴格野鹿！（日文：混蛋！）都是剛剛那臭圍欄，都朽成那樣了還不換，害得小霸王廖添丁土豆我摔了個四腳朝天，還被包子張打成了鐵柺李，下次再找那根爛木頭算帳！」

小男孩狠狠罵了一頓之後，從懷裡拿出一團灰灰白白、髒不溜丟且扭曲變形的東西，原來，那是一顆已經變形的包子，正是剛才滾出霧中的那一顆。他端詳了它好久，一滴鮮紅血滴滴在包子上，隨即暈了開來，那是他眉頭傷口滴下的血，小男孩絲毫不以爲意，對著沾在上面的沙子、泥土和血漬象徵性的吹了兩口氣之後，便張開大口咬了下去，立時，一團肥滑的肉餡兒便從咬開的口兒裡冒了出來。

麟包子進了嘴之後，小男孩的眼睛頓時亮了起來，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然後

閉著眼，享受著肉汁縱橫在口中的美味，深深的陶醉在其中。雖然隨著他的咀嚼，一陣又一陣的咕咕沙沙聲從他口裡傳出——那是剛才黏在包子上的沙子和泥巴，在小男孩的牙縫間磨擦所發出的聲音，但他似乎對此毫不在意，甚至彷彿只要有了這個包子，就算自己的腳被打斷了，也是值得的。

小男孩盡量把口放小，希望能多分幾口再把包子吃完，但包子就是那麼小一個，再怎麼細嚼慢嚥也是一下子便吃光了，只見他把灰的、白的、沙的、髒的全吃進肚子裡之後，又仔仔細細的在身旁找了一遍，看看有沒有不小心掉失了的包子屑，等到確定連最後的一點包子渣都進了肚子，才又縮緊身子，把眼光收回基隆港灣。

小男孩看著剛才那艘客船緩緩的靠岸，泊好錨、綁好纜繩。有大船靠岸，港灣馬上就變得熱鬧了起來。

小男孩先是對著船發愣，揉著痛得發痠的腳，接著他看看天色，此時霧漸漸的散了，他便站起身來，試著跳一跳，但馬上又痛得蹲下身去。

「不疼！不疼！待會兒再吃個菜頭粿配三層肉就好了。」小男孩自我安慰著，便一拐一拐的往港邊走去。





港岸上，水手和港裡的工人正忙著把船固定，但還沒等船身定住，便見幾個黑影從上滑落，接著「波喇」幾聲，已經有人從船上掉了下來！往船上一看，甲板上黑壓壓的一大片，像是腐肉上擠著滿滿的蛆一般，萬頭鑽動，從船頭到船尾，船弦上，煙囪旁，桅桿上，全都是人！船已不小，但人依舊像快要擠爆了一般，那樣子簡直讓人無法算清，這艘船到底載了多少人。

梯子終於架了起來，大家開始往梯子擠，接著落海的人就更多了，此時，哭鬧、怒罵、哀號聲連成一氣，僥倖沒落海的人中，有人性子卻急，還沒下得船來，便把隨身行李往下一拋，接著自己就跳下梯子來。

不一會兒，從船裡湧出的人潮，就像從被打翻的墨水瓶中流出的墨水一般，一下子就把碼頭染得烏黑一片。

下得船來的人們個個急急忙忙，有些攜家帶眷，有些衣衫襤褛，但大部分的人，都是軍人裝扮，雖然每個人的外表不同，但相同的，都是一臉張皇，而他們的行李更是千奇百怪，從鍋碗瓢盆到棉被雨傘，形色皆有。這些軍人草草集結，有的乘車，有的步行，慢慢湧出了港灣，進了市區之後，他們的神色則變成一臉茫然。